

清代最美的詞

詞薈

朱祖謀 編

張尔田 補錄

朱德慈 校箋輯評



浙江大學出版社

清代最美的词

詞前

朱祖謀 編

张尔田 补录

朱德慈 校笺辑评



浙江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代最美的词:词薈 / (清)朱祖谋编;张尔田补录;朱德慈校笺辑评. —杭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8. 6

ISBN 978-7-308-17773-3

I. ①清… II. ①朱…②张…③朱… III. ①词(文学)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22.8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00248 号

本书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项目

清代最美的词:词薈

朱祖谋 编 张尔田 补录 朱德慈 校笺辑评

责任编辑 宋旭华 田程雨

责任校对 诸吟啸 杨利军

封面设计 黄晓意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5.5

字 数 389 千

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7773-3

定 价 8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(0571)88925591; <http://zjdxcs.tmall.com>

前 言

《词薷》，这是一部迄今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清词选本。

该选本由朱祖谋与张尔田共同厘定，完成于1921年辛酉季夏，距清王朝灭亡已逾整整十年。此前，“诗界革命”“小说界革命”的呼吁，桴鼓相应。此时新文学运动正如火如荼，白话诗的开山作《尝试集》（胡适著）已风靡读书界，标志性的奠基力作《女神》（郭沫若著）亦已面世，而坚守传统的词坛正唯朱祖谋马首是瞻，在苏、沪一带结社吟唱（详拙著《朱祖谋年谱考略》）。《词薷》之选，正欲在新文学云蒸霞蔚的形势下，为本属于传统文学的词体寻求出路。所谓“薷者，内典记薷之取也”（张尔田《词薷序》），佛家指预示死后生处及未来因果等事的一种文体。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经》卷中：“尔时那罗延菩萨语净威力士：‘汝住何法得无生忍而受记薷？’净威答言：‘我以生起诸凡夫法得受记薷。’”《宋高僧传》卷十九《唐京兆抱玉传》：“释抱玉者，行业高奇，人事罕接，每言来事，如目击焉。见释子大光而诲之曰：‘汝诵经宜高揭法音，彻诸天倾听，必得神人辅翼。’后皆符其记薷。”词薷者，顾名思义，即通过该选本，探本溯源，继往开来，为岌岌可危的词运谋划未来。

据朱祖谋的词学传人龙榆生先生介绍，“《词薷》一卷，

原出彊村翁手。当选辑时，翁与张君孟劬同寓吴下，恒共商略去取。翁旋至沪，与况蕙风踪迹日密，复以况词入选。孟劬则力主录翁所自为词，卒乃托名孟劬，以避标榜”（《词韵序补记》）。很显然，《词韵》的选辑者主要是朱祖谋，张尔田只是襄理。朱氏原辑十四家，张尔田最后将朱祖谋本人也添补进去。

这是一部近距离审察整个清代典型词人词作的精悍选本，全编共选词人十五家，为词都一百三十七阙。这是一部由清代末期词人领袖亲自操刀、斟酌考虑的选本，他对于清词史程及其典型的体认显然比后来任何人都要亲切熟稔。后学如欲了解有清一代词史，尤其是清代词人心目中的清词史，这是一座绕不开的地标。

民国十二年底，在况周颐的协助下，朱祖谋完成《宋词三百首》的甄选。该书以浑成为旨归，精选宋八十七名家词，计三百首。翌年甫刻印行世，即广泛流播。龙榆生在《词韵序补记》中言：“予既从翁录副，辄请于翁，曷不与《宋词三百首》合刊行世？则答以尚待删订。”或据此以为现刊《词韵》尚属彊村未定稿，不足以代表彊村之清词观。殊不知现存《词韵》自选成至彊村谢世还有整整十年，这十年间词坛风云变幻，老成相继凋谢，新生代纷纷崛起。十年的时间足够充裕，彊村在此期间又几乎没有政治活动，只是以词坛领袖的身份与同道结词社，唱酬往还。在此期间，他曾经设想选编一部范围更广、规模更大的清词选，“自王姜斋以次，凡百名家，并鸿生巨儒，家喻户晓者”^[1]；他曾经撰写过《清代词坛点将录》，对陈子龙、王夫之以下至清末民初百余位词人的贡献与词坛地位进行过权衡；他曾经择

取《望江南》调,从百余名家中再精选出二十四家,进行吟咏。然十年来彊村对《词薈》并无只字更动,且其所订十五家悉属《望江南》之吟咏对象(除去其本人),全在《点将录》之天罡系列(包括其本人),足见其清词观乃一以贯之,他认定此十五家代表了清词的最高成就,“尚待删订”云云只不过表明彊村对词坛发展走向持谨慎观望态度。最终没有删订,并非无暇及此,恰正表明其认识与判断没有变化。

然则《词薈》呈现着朱彊村对清词怎样独道的体认呢?正如有的论者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:“从表面上看,《词薈》表现了清词自己独特的成就和自己的面目,是清代词史的一部精选之作。但是实际上它包含着复杂的对话,既与唐宋词人对话,也与作为编者的朱祖谋自己的词学语境对话。”^[2]通过双重对话,朱祖谋显示出其对待清词价值的独特认知。这份独家体认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:一,有清一代的小令之作有自家的面目。有学者指出,其“最先给予毛奇龄的词最高认同,将他放在清代词人之首,选了他 11 首令词”;“况周颐的词作一共选了 9 首,而小令就占了 5 首”^[3]。笔者通检《词薈》一百三十七阙,小令计六十二阙,几近其半。可见其对于清词小令的垂青。二,清词超越元、明之处在于其脱去“淫哇嘌唱,转折怪异”,整体上雅化。《词薈序》:“倚声之学导源晚唐,播而为五季,衍而为北宋,流波竞响,南渡极矣。元杂以俗乐,历明而益夸。淫哇嘌唱,转折怪异,不祥之音作。有清兴,一振之于雅,大音复完。……爰因退迹,览众贤之瑰制,采摭孔翠,哀而集之……冠曰《词薈》……以嗣鲟阳《复雅》。”序言虽出张尔田手,然必是彊村主导,二人“恒共商略”的意见。三,易代之际词人的成就分

量最重。十五位入选词人，属于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者八九位，逾半数以上。这是一个颇堪玩味的现象。大约易代之际的词人思致尤为窈眇，寄托格外深沉，故而特别容易引起同属易代遗民之朱祖谋的强烈共鸣。其论吴文英词时所谓“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，读梦窗词当如此低徊”^[4]，于铨选清词时殆亦同一机杼，正是如此低徊的结果。

基于以上诸价值判断，《词薈》呈现出鲜明的甄选个性。初步观察，至少以下几方面堪称特色。

其一，选目精严。从入选词人的分布、每位词人入选词的数量，体现出彊村对清词核心价值的认识：纳兰性德（字容若）十二阕；毛奇龄（字大可）、陈维崧（字其年，号迦陵）、王鹏运（字幼霞，号半塘）三人，皆为十一阕；其次为朱彝尊（字锡鬯，号竹垞）、蒋春霖（字鹿潭）、朱祖谋，皆十阕；再次为厉鹗（字太鸿，号樊榭）、项廷纪（字莲生）、郑文焯（字俊臣，号叔问）、况周颐（字夔笙），皆九阕；复次为顾贞观（字华峰，号梁汾）、周之琦（字稚圭），皆八阕；又次为曹贞吉（字升六，号实庵），六阕，最后为张惠言（字皋文），四阕。这份名录，乃彊村本人习词取资对象的真诚奉告。彊村尝记其学词经历曰：“予素不解倚声。岁丙申，重至京师，半塘翁时举词社，强邀同作。翁喜奖借后进，于予则绳检不少贷。微扣之，则曰：‘君于两宋途径固未深涉，亦幸不睹明以后词耳！’贻予《四印斋所刻词》十许家，复约校《梦窗四稿》，时时语以源流正变之故。旁皇求索，为之且三寒暑。则又曰：‘可以视今人词矣。’示以梁汾、珂雪、樊榭、稚圭、忆云、鹿潭诸作。”（《彊村词剩序补记》）正如况周颐入室弟子陈运彰（字蒙庵）所言：“以上诸家，并彊丈得力之所

由。其晚年手定清词为《词薈》，以继《宋词三百首》者，仍此志也。凡所愿学，于两宋之外，辅以上述诸家别集，涵咏而玩索之，神明变化，终身以之可也。”^[5]可见彊村是通过《词薈》把自己从王鹏运那里继承且一直秉持的对清词名家的确认和盘托出，与读者分享，并进一步深化、细化。在数以千计的清词作者中，彊村只取典型十五家，足见其要求之严。在仅有的十五位词人中，每位筛选其不同题材、不同风格之代表作多则十来阕，少则只有四阕，足见其择取之精。《词薈》之前之各种清词选无此精严者，《词薈》之后迄今之各种清词选亦无此精严者。龙榆生先生尝致慨：“有清一代，号称词学中兴。……一时选本，亦不下数十百种之多。而选录最精，又最晚出者，当推仁和谭复堂先生（献）之《篋中词》，及归安朱彊村先生孝臧之《词薈》。谭选犹有以词存人之意，朱选则仅取能独立门户者十余家，特为精严，足资楷模。”^[6]这一判识，探骊得珠，烛照选者之心，值得深长思之。

其二，视野宏通。论者已经意识到：“朱祖谋词学服膺常州词派固无疑义，其整个清词史观的建构也是在常州词派视野下的观照。”^[7]但是，尽管如此，《词薈》所选十五家，却基本涵盖了清词各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，以及“迈往逸驾，自开户牖”的各重要词家。关于清词派别，任二北先生有过一个扼要描述：“清初如王士禛、纳兰成德，多祖《花间》，为小令，是一派；朱彝尊主姜、张，使学问，为又一派；同时陈其年主苏、辛，使才气，为又一派。既而厉鹗承朱派而一味以清越峭丽为面目，实仍不离乎学问，浙派于是乎成。既而张惠言力排朱、陈末流之失，专以风骚比兴为主，

常州派于是乎成。既而谢章铤诋诃浙派之偏至，且多习气，少性灵；以容纳众长，不拘一格为倡，遂开闽派（谢氏于张氏主张，亦以为拘）。常州派至周济实已改进，而人多不察；至陈廷焯则于皋文风骚比兴之说，益变本加厉。同时成肇麇、冯煦选《唐五代两宋词选》，主张议论，颇平实，不拘于浙与常州，则与闽为相近。而王鹏运之为《半塘词》，实振起于清末格雅律散之一派。郑文焯、朱祖谋、况周仪、程子大辈皆与焉。”^[8]试将其与《词薈》之入选词人相对照，则《词薈》入选词人的代表性程度之高不言而喻。不惟如此，如有“词史”之誉的蒋春霖（刘德成《词学概论》）、“近代词史之先兆巨擘”（严迪昌《近代词钞》第一册）项廷纪、“极驱使控纵之能事”（沈轶刘《清词菁华》）的周之琦，彊村均给予足够的重视。胡山源称《词薈》与成肇麇编《唐五代词选》一样，皆“兼收并蓄，蔚为大观。较之分门别户，专选所嗜者，不可同日而语。学者得此，既可取精用宏，有所矜式，亦足含英咀华，怡悦情性”^[9]。确是事实，并非溢美。

其三，顺变求新。《词薈》透露出编选者顺应时势要求，对于词学审美品格的新期待。这份期待至少包含两个方面：一是尊崇朴素自然。肖鹏曾指出：“晚近以来，西方文化观念影响到中国学术界，出现了越来越尊重民间草野、贬抑文人士大夫主流的新文化价值观。……朱祖谋当初读到唐人最俚俗粗鄙的《云谣集》后，没有一点鄙夷看不起，相反却兴奋地说：‘其为词朴拙可喜，淘倚声中之椎轮大辂。’表现出一种开明的现代的新学术眼光。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。”^[10]其实，朱祖谋这种“开明的现代的新学术眼光”在早于《云谣集跋》三年完成的《词薈》甄选过程

中就已经体现出来,只是尚未明说而已。例如其特别重视之毛奇龄词,就不仅因为其擅为小令体裁,更重要的当因为其风格“胎息于齐梁乐府,独成一格”^[11];“学《花间》,兼有南朝乐府风味,在清初诸作者,又为生面独开也”(龙榆生《近三百年名家词选》)。其选朱彝尊令词,亦因其“以六朝民歌手法作词,遂觉别有风味”(吴世昌《词林新话》卷五)。如是等等,在在显示其对于素朴词风的格外尊重。二是追求疏快隽逸。清季四大词人倡导词学吴文英,在晚清词坛兴起“梦窗热”,朱祖谋尤著。偏激论者于是将热衷梦窗词的负面影响统统归咎于朱祖谋,讥其“没有情感,没有意境,只在套语和古典中讨生活”(胡适《词选序》)。殊不解朱祖谋早期固曾醉心梦窗,而其后来意识到一味学梦窗易致晦涩后,便努力以东坡之旷放疏宕、稼轩之雄逸豪健词风济之。“晚亦颇取东坡以疏其气”^[12];“晚更肆力于苏轼、辛弃疾二家,此世所共知也”^[13],乃析彊村词持平知音之论。其转变的标志,亦即所谓“晚”的上限,窃以为即是《词薊》的编选完成。《词薊》所选诸作,风格多晓畅,甚或偏近豪放;语言多明白,甚至散文化,绝无典型的梦窗词那样深涩奥衍类作品。彊村本人作词,自《词薊》选成后,随即似东坡、肖稼轩。如辛酉(1921)秋之《金缕曲·寿闰生弟六十》,酷肖稼轩《贺新郎》“甚矣吾衰矣”;壬戌(1922)春之《摸鱼子·龙华看桃花》,极类东坡《沁园春·赴密州早行》,皆此前所未曾有。其为清词乃至千年词记薊或正以此为重心。

朱祖谋(1857—1931),原名孝臧,字藿生,一字古微,号沅尹,又号彊村,祖居浙江归安(今湖州)埭溪镇,宅上彊山麓。光绪九年(1883)进士,选庶吉士,授翰林院编修,累

官至侍讲学士、礼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。光绪三十年出任广东学政，因与总督齟齬，引疾去。辛亥革命后，寓居上海，终老于彼。初以能诗名，师法北宋黄庭坚。四十岁时，始从王鹏运习词。有《彊村语业》三卷、《彊村词剩稿》二卷、《彊村集外词》一卷。1933年，龙榆生汇刻其已刊、未刊各稿为《彊村遗书》。其平生尤致力于词籍校勘，编有《彊村丛书》，集校唐、宋、金、元人词一百六十余家，并总集五种，为后来者成功纂集《全宋词》《全金元词》导夫先路。朱祖谋之词作，初效吴文英，后参以苏轼词法，所作清迥迈俗，“幽忧怨悱，沉抑绵邈，莫可端倪”^[14]，“寄绵密于藻丽，抒情感于比兴，而融诸家之长，声情益臻朴茂，清刚隽上，并世词家推领袖焉”^[15]，“集清季词学之大成，公论翕然，无待扬榷”^[16]。在“一轮黯淡胡尘里”，彊村词允称“虞渊落照”（夏承焘《瞿髯论词绝句》），辉映着清词最后一抹红霞。张尔田并非阿其所好，无端逢迎，朱祖谋的确有资格作为清词殿军，稳座《词薈》这最后一把交椅。

一部蕴含如此丰富的词选，一部清末人选全清词，是绝不应该被轻忽的。为帮助读者对《词薈》所选作品进行深入理解，推动学界对于朱祖谋词学观及其影响的深入探究，笔者不揣鲁莽，将《词薈》试作校勘笺注，并附录相关评论，以期透过《词薈》，更清晰地呈现清词精英流变史程的脉络与轮廓。自忖学殖浅薄，舛误难免，诚望识者不吝赐教。

二〇一二年深秋，朱德慈于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

二〇一七年春杪，修正于扬州大学文学院

注

[1]况周颐:《餐樱庖漫笔》,见《申报·自由谈》民国十三年七月十五日(1924年8月15日)。

[2][3]张耀宗:《走出文学史的视野——朱祖谋〈词薷〉的历史语境与晚清词学》,载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》2011年第4期。

[4]朱祖谋:《四印斋刻梦窗四稿叙》。或谓该序乃曹元忠代笔,见张尔田《与榆生论彊村遗文书》,载《词学季刊》创刊号,第208页。

[5]陈运彰:《双白龕词话》,见《茶话》1948年第23期。

[6]龙榆生:《读词随笔·清词之选本》,载《同声月刊》1941年第2期。

[7]傅宇斌:《论朱祖谋的清词观》,载《词学》第十九辑。

[8]任二北:《与张大东论清词书》,载《清华周刊》1929年第2期,总第31卷第455期。

[9]胡山源:《词准·凡例》,世界书局1937年版。

[10]肖鹏:《群体的选择——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》,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,第492页。

[11]饶宗颐:《朱彊村论清词〈望江南〉笺》,载《文楸》,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。

[12]夏敬观:《风雨龙吟室词序》,载《同声月刊》第二卷第八号。

[13]万云骏:《读彊村词》,载《光华大学半月刊》第三卷第五期。

[14]陈三立:《清故光禄大夫前礼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铭》,见《彊村遗书》附录。

[15]钱基博: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上编《古文学·词》,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。

[16]叶恭绰：《广篋中词》卷二，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影刻本（附于《御选历代诗余》）。

目 录

1 / 原 序

13 / 毛奇龄

13 / 忆王孙 (东风吹柳覆金堤)

14 / 摘得新 (河没时)

14 / 浪淘沙 (杉木为簟竹作檐)

15 / 江城子 (日出城头鸡子黄)

16 / 长相思 (长相思,在春晚)

17 / 长相思 (长相思,在秋节)

18 / 菩萨蛮 (日黄不上妆山面)

19 / 天仙子 (城上春云城下雨)

21 / 河渚神 (楚雨歇残阳)

22 / 临江仙 (澧浦红兰开日暮)

24 / 临江仙 (高阁近花红影合)

31 / 陈维崧

- 31 / 虞美人 (无聊笑捻花枝说)
- 34 / 过涧歇 暨阳秋城晚眺
- 36 / 满庭芳 咏宣德窑青花脂粉箱，为莱阳姜学在赋
- 40 / 水调歌头 咏美人秋千
- 41 / 夏初临 癸丑三月十九日，用杨孟载韵
- 45 / 琵琶仙 阖门夜泊，用白石词韵
- 47 / 永遇乐 京口渡江，用辛稼轩韵
- 50 / 尉迟杯 许月度新自金陵归，以《青溪集》示我，感赋
- 53 / 贺新郎 赠何生铁。生铁小字阿黑，镇江人，流寓泰州，精诗画，工篆刻
- 57 / 贺新郎 冬夜不寐，写怀，用稼轩、同父倡和韵
- 61 / 摸鱼子 家善百自崇川来，小饮冒巢民先生堂中。闻白生璧双亦在河下，喜甚，数使趣之。须臾，白生抱琵琶至，拨弦按拍，宛转作陈隋数弄，顿尔至致。余也悲从中来，并不自知其何以故也。别后寒灯孤馆，雨声萧械，漫赋此词，时漏下已四鼓矣

75 / 朱彝尊

- 75 / 浪淘沙 雨花台
- 79 / 念奴娇 度居庸关
- 82 / 夏初临 天龙寺，是高欢避暑宫旧址
- 85 / 临江仙 (药甲齐开更敛)
- 87 / 水龙吟 谒张子房祠

- 91 / 贺新郎 初夏
- 94 / 忆少年 (飞花时节)
- 95 / 南楼令 (疏雨过轻尘)
- 97 / 一叶落 (泪眼注)
- 98 / 暗 香 红豆

109 / 曹贞吉

- 109 / 木兰花 春晚
- 111 / 水调歌头 午日,和其年
- 114 / 留客住 鹧鸪
- 117 / 念奴娇 咏史
- 121 / 贺新郎 再赠柳敬亭
- 125 / 摸鱼子 西直门外作

135 / 顾贞观

- 135 / 青玉案 (天然一帧荆关画)
- 138 / 浣溪沙 (不是图中是梦中)
- 139 / 浣溪沙 梅
- 140 / 石州慢 御河为漕艘所阻
- 142 / 愁倚阑令 昌平道中
- 143 / 夜行船 郁孤台
- 146 / 贺新郎 寄吴汉槎宁古塔,以词代书。时丙辰冬,寓京师千佛寺,冰雪中作

155 / 成 德

- 155 / 遐方怨 (欹角枕)

- 156 / 昭君怨 (深禁好春谁惜)
158 / 点绛唇 (一种蛾眉)
160 / 浣溪沙 (谁念西风独自凉)
162 / 浣溪沙 (记绾长条欲别难)
165 / 浣溪沙 (肠断斑骓去未还)
166 / 菩萨蛮 (催花未歇花奴鼓)
168 / 菩萨蛮 (晶帘一片伤心白)
170 / 菩萨蛮 (乌丝画作回文纸)
172 / 清平乐 (风鬟雨鬓)
173 / 秋千索 绿水亭春望
176 / 浪淘沙 (红影湿幽窗)
- 185 / 厉 鹗
- 185 / 念奴娇 丁酉清明
188 / 丁香结 暮春初霁，用清真韵
191 / 眼儿媚 (一寸横波惹春留)
192 / 念奴娇 月夜过七里滩，光景奇绝，歌此调，几令众山皆响
196 / 齐天乐 秋声馆赋秋声
198 / 八 归 隐几山楼，赋夕阳
201 / 高阳台 落梅
204 / 谒金门 七月既望，湖上雨后作
207 / 庆宫春 冬夜泊舟鸳鸯湖有忆
- 215 / 张惠言
- 215 / 木兰花慢 杨花